

西部军旅风情

李宝生散文集



解放军出版社

——李宝生散文集

责任编辑：刘正物
王 伟

封面设计：天山

西部军旅风情

李宝生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宏伟胶印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本 7.75印张 135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800

ISBN 7-5065-1409-5 / I · 195

定 价: 2.20 元

社编号 04—0056

序

多年以前，我曾读到过宝生同志的成名作《神枪手和万里云》；最近几年，他每出新书，都寄赠一本给我。正当我翻开他的书稿，准备写这篇序文的时候，传来了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决定吸收他为中国作协会员的消息。我想，对于一位辛勤创作近三十年的部队作者来说，这不啻是最好的肯定。

宝生同志一直坚持业余创作，这当然可能限制了他创作才能的充分发挥，但也为他创造了同现实生活保持密切联系的条件。正因为此，收入这本集子的作品，或记事，或说理，都贯穿着一个字：“真”。他不仅对战士、牧民，就是对祖国，特别是新疆的一山一石一河一泉甚至一驼一鹿一草一木，也都充分投射内心真诚的情感。宝生当过骑兵（这实在是值得自豪的），马，在他的笔下是那样鲜活生动，富于奇幻色彩。我想，一名骑兵来描摹他的无言战友，不是一般作者可以相比的。他在《西线军人风情》中说：“悲壮与献身是军事题材的灵魂。”我感到，这句话，他不仅用来评价别人，也用来亲身体验。读这本散文集不难看出，作者奉行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哲学和相应的生活情趣与审美情趣。因此，礼赞悲壮、展示献身便是本书题中应有之义；与此相反，古来士大夫所推重的那种“幽

深情远”的“竹下风流”，在这里根本没有一席之地。

除了“真”，还有“奇”。真中寓奇，奇中见真，恰似奇、真相生。请看，无论是神秘的“口哨”抑或奇趣的“醉村”，也无论是深情的“绿叶”抑或香甜的“哈密瓜”，都似幻非幻、似假还真，既是那样神奇，又是如此富于生命力。这里没有海市蜃楼，也没有胡言诳语，每一篇文字都出于至诚，都是从丰饶的生活之海舀起的浪花。许多作品深蕴意趣，颇能引人入胜。

第三是“理”。一篇好的散文，即使是记事或记人的，也要能归结到“理”上来。宝生同志的许多作品正是这样。他把在生活中深刻思考之所得，通过作品表现出来。他写“绿色的宝石”，写“路”，写“石磨”，写“军马”，都是为了歌赞战士风格、英雄本色。宝生同志的散文作品，几乎篇篇说“理”，而且总是通过一事一人，自然而然地说理。宝生同志的书讲的都是鼓励人们积极向上、献身报国的道理，具有时代精神和时代感觉，所以是部队官兵的好读物。

古人总结写好文章的经验有两句话，一是要“行万里路”，二是要“读万卷书”。对于部队许多作者来说，往往“行万里路”，是做到了，“读万卷书”，则由于时间困难和其它不利条件，有所欠缺，还要再努一把力。“万里路”是文学之源，“万卷书”是文学之流。有了“源”的滋养、体验，还须有

“流”的借鉴、学习。中国是个散文大国，古来散文的作家如林，佳作如云，无法烛照数计，然而，一本《古文观止》还是能够为我们引路的。实在没有时间，不妨侧重注意先秦《庄子》的汪洋恣肆和《韩非子》的雄辩滔滔。汉朝以后可多留心司马迁、嵇康、柳宗元、欧阳修等几大家，每人选读几篇有代表性的作品，就一定能够从中体会到作短篇散文的道理。宝生读书较多，下过苦功的，但这方面总还是受到了局限，我感到这本集子的语言还不够粹美凝炼，个别篇章略嫌单薄，有的结构稍有雷同。也许我的要求太苛刻了些，愿与宝生同志共勉。

是为序。

徐怀中

1990年5月

目 录

1 序..... 徐怀中

第一辑 神秘的边防线

2 口哨 3

3 一碗泉 9

4 绿色的宝石 14

5 边防丰碑 23

6 故乡寄语 29

7 驼铃 34

8 路 44

第二辑 铁马冰河

9 远去的军马 53

10 冰河人家 58

11 心中的哈达 64

12 觅 71

13 一片绿叶 80

14 白衣天使 86

第三辑 北疆奇趣录

15 醉村 93

16 奇台 99

17 天山庙听梦 106

18 小鹿 115

19	红山	118
----	----------	-----

20	石磨	122
----	----------	-----

第四辑 多彩人生

21	在那遥远的地方	135
----	---------------	-----

22	不用扬鞭自奋蹄	145
----	---------------	-----

23	红云	154
----	----------	-----

24	百灵和知音	159
----	-------------	-----

25	绿色的小苗	163
----	-------------	-----

26	哈密瓜依然香甜	168
----	---------------	-----

第五辑 万般思绪

27	西线军人风情	175
----	--------------	-----

28	云与山	183
----	-----------	-----

29	万般思绪	189
----	------------	-----

30	回荡在大漠深处的军歌	199
----	------------------	-----

31	独木	204
----	----------	-----

32	改版告白	209
----	------------	-----

33	火光、山道及山道上的我	213
----	-------------------	-----

34	话说脸面	229
----	------------	-----

35	后记	237
----	----------	-----

第一辑

神秘的边防线

口 哨

如果不是报纸上一条确确实实的新闻，我是决不会相信这位被神话的光圈照耀得有点眉目不清的但确有其事其人的战士。

报载，甘肃临洮县境内有一片杨树的躯干上，突然令人难以置信地呈现出密密麻麻数也数不清的红五星图案。这是怎么回事呢？当地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还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起来，当年，以四方面军为主体的西路军两万余人在河西走廊惨遭失败，一千三百多名红军女战士几乎全部落入西北军阀马步芳之手。这些受尽摧残和蹂躏的坚强女性，有一部分就被马匪卖到临洮境内。红军女战士虽然流落民间，但她们心向红军，小心翼翼地珍藏着红五星。而当她们连生命也难以保存时，她们就把红五星深深地埋在了杨树的根部，尔后从容就义。人们甚至还回忆起来，红军女战士当年就说过红军的种子一定要生根发芽的话。当时，人们听到这句话，只是感到心酸。但人们没有想到，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杨树躯干上会真的长出红五星。

这难道真的是女红军埋下的红五星的后代吗？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回答都是否定的。但红五星确实是给显出来啦，你怎么解释？

世界上有许多事是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的，当然也包括人。比如，史实就真的是现实可信的吗？神话就真的是虚无缥缈的吗？小说就真的是信口胡言？新闻就真的字字无欺？

大彻大悟的人，才能从虚假中悟出真实来。真实是虚假的，虚假是真实的。这话真的就没一点道理？

我要以我的笔颂扬的这位战士，也是无法理喻和解释的。

据说在茫茫北塔山群山之中，有那么一棵榆树。这棵榆树孤独地矗立在雪谷之中，每到秋末初冬季节，这棵树会发出一阵奇异的口哨声。这口哨声酷似人的口哨声，十分熟悉而又愉快。

三棵树边防站的战士，最初听到这个传闻，说什么都不肯信。为了证明其不真，几个人居然在一个星期天相约来到雪谷，返回之后，他们连捶脑袋，纷纷说，见鬼了！见鬼了！真正撞上鬼了。因为，他们听到了口哨声。更为奇异的是，他们听到的口哨声是一首歌曲，不仅军人会唱，老百姓也会唱的歌曲《我是一个兵》。

但这几名战士受到了纪律处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私自外出，不仅违犯了纪律，更重要的是他们带回来的关于雪谷榆树的口哨声的消息扰乱了

军心，宣扬了迷信。

后来，这几名战士复员下山了。

下山不久，上来了一名干部，满脸的络腮胡子遮住了嘴巴。他是一位营长，是骑着马上山的。马到雪谷，天色近晚，于是在榆树上拴了马，点燃一堆篝火，烤熟一只野兔饱餐一顿之后，就和衣躺下睡去。

睡梦中，他听到一种声音，一种非常熟悉的口哨声，一种军人闻之为之振奋的口哨声：“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抗日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

营长惊梦，一骨碌爬起来。篝火熄了，冒着一丝一缕的青烟，月亮下去了，幽蓝的天空明明灭灭闪着冰冷的星星……

可是，那口哨声还在他的耳畔鸣响。他仔细辨认着口哨声的方向，当他终于确定这口哨声就来自眼前这棵榆树时，他不由得头皮一麻，一个箭步窜过去，双手抱住榆树，失声大叫：

“小铁锤，小铁锤，你在哪里？”

榆树无言，只有那口哨声还在继续。

“小铁锤，小铁锤，我是一班长，你听到了吗？啊！我是一班长，那个大胡子一班长，你听到了吗？”

一阵狂风吹过，口哨声嘎然而止。

营长千呼万唤，再无回音。星光稀疏，东方欲白，天快亮了。

营长所言的小铁锤，就是我要讲的那位战士。

营长没有再往前赶，守在雪谷里整整三天，企图再听到小铁锤的口哨声。可是，他失望了。但他留下的故事，却在三棵树边防站一茬接一茬地传下来。

那是解放初追剿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时发生的一件事——

那时北塔山是什么样子，无法知道了，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时节北塔山不通车；骑马，就相当于现在某些人坐进口车了。

骑兵连的小号手，在大雪弥漫的天气里下山送信，不慎马失前蹄，跌入深深的雪谷之中。

半月之后，剿匪战斗结束，山上山下联络沟通，战友们才发现少了小号手。于是疯了一般出发寻找，一天一夜后，才在雪谷里发现了那口塌陷的雪洞。

营救的人从洞口吊下去，却发现了一个奇迹，在倒毙的马匹旁边，出现了一孔地道。

地道弯弯曲曲，大约有近百米深。

战友们明白过来，小号手是企图挖开一条生路——只是，他的努力没有成功。

这是令人辛酸的近百米。

从马匹开始，大约十米左右，可以看到小号手手抓积雪的痕迹，左一道右一道的指印，留存在洞壁上。再往前，甩着小号手的那顶皮帽子，上面沾着血迹。

在大约五十多米处，小号手的铜号安放在雪墙壁上。它留给人太多的想象，也许，小号手在掘进了五十多米之后，自觉前程艰险，生怕因为不测而碰坏了他的军号，于是给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也许，小号手是为了鼓舞绝路逢生的士气，给军号塑造了一个冲锋陷阵的形象；也许，他是想给营救的人留下一个标记……

雪地道行至近百米处，情况变得严峻起来，地道明显地低矮下来，而且没有了手指的指印，只能看到一处挨一处的脑袋大小的凹坑。这可以推演出这么一幅场景来：

奄奄一息的小号手已经没有气力站起来或蹲下来，也已经没有气力用手臂去抓动那厚不可测的雪墙，他艰难地往前爬着，用脑袋一下接一下地撞开一寸又一寸的生存之路……

在地道的尽头，小号手僵硬地趴在那里，可那手还伸向前方，在雪墙上留下一行字：

实在不行了，就躺在这儿吧！

小号手死了。

按照他的遗愿，把他安葬在他献身的地方。这位号手就是小铁锤。小铁锤是号手，但最引人注意的是他那悦耳动听的口哨声，是他经常挂在嘴上的《我是一个兵》……

不久，小号手的坟前长起了一棵榆树。

后来，坟头没有了，榆树越长越高。大家伙便把榆树作为坟头。

再后来，榆树上就响起了口哨声。

这是怎么一回事？

无法解释也无须解释。

录音磁带的发现，据说就与一个跟这个故事十分相似的故事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北塔山，关于口哨，传说的人不少，亲耳听到的人也不少。迷信也罢，夸张也罢，我以为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因为这个神话色彩较浓的传闻，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为革命献身的年轻战士。

金秋十月，我来到了这棵榆树前，脱帽致哀，寄托敬意。我没有听到口哨声，但我绝不否认口哨声的存在，我甚至想，应该在榆树前竖一块碑，记下这位烈士的生平，包括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口哨声。

1989年于乌鲁木齐

一 碗 泉

乍一看，这地方实在算不得美。

左顾灰灰戈壁，右盼戈壁灰灰，前望沙丘绵绵，后瞅绵绵沙丘，真可谓茫茫复茫茫。

然而下得车来，却不时有异景扑入眼帘。翻过一道沙梁，猛然飘出一片浮浮沉沉的玫瑰色的彩云，象一群身着彩裙的维吾尔少女在起舞，但你很快就发现受到了捉弄，它不是彩云，而是在微风的抚摸下抖动的红柳丛；正当你燥热难耐之时，你的眼前会陡然矗起一尊绿色的高高的白杨树，顺着树冠的顶部望去，阳光下，皑皑的雪山闪烁着烂银般的光，虽说还没有饮一滴水，望“雪”止“热”，你也会顿觉清凉穿心，脚下生风……

这就是一碗泉。

住在一碗泉最初的一些日子，我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这地方到底为什么非要叫一碗泉？在许多年里，我作为军中男儿，足迹几乎踏遍了新疆的山山水水，这样那样的地名听说多了，唯独没听说过这一碗泉。我向驻地八连的指导员提出了这个问